

3/9/2016

又开始了正常生活：吃能量棒和脱水快餐，野外住窝棚或帐篷，以及睡袋。。。昨天住进房间，不一会，我和室友德富 (Dave) 都喊热，窗子没法开，于是开空调，把温度设在摄氏 10 度，于是觉得舒服了。晚上盖被子，习惯把被子裹紧，结果半夜醒来，满头大汗，把枕头浸湿，迷迷糊糊换个枕头接着睡。

做梦梦见在纽约法拉盛买车票去登山口，一个长得鬼头鬼脑的人票卖给我之后，要我去曼哈顿唐人街去搭车，我和他争辩应该在法拉盛上车，他却要我去更远的布鲁克林八大道坐车。我大怒，追打他，他逃上高高的窗台上站着不下来，我捡石头打他，打了几下，黑暗中看不清打中没，于是又捡了块大石头，正准备狠狠砸过去，突然闹钟把我叫醒。真及时啊！要是再晚一会儿，这一石头砸过去，砸出人命，这 AT 岂不就黄了？[呲牙]一把年纪，咋还火气这般大捏？

昨天吃了牛排，今天状态果然好，早上 9 点 45 才上路，下午 5 点到了一个叫深沟 deep gap 的宿营点。大约 22 公里左右吧。是我迄今走得最多的一天。现在的地方，距离前几天一起走的小伙伴们差半天，而这两天一起走，一起住店的伙伴们，则在离我两小时的地方早早扎营了。我又成了一个人自己走了。

早前的小伙伴中，Steward 英国人，大学毕业去俄罗斯教书两年，存钱来走 AT。他的女伴，一个白人女孩荷丽，大学没读完就去欧洲工作旅行几年，回来完成学位，然后开始走 AT，还有来自新奥尔良的亚当斯，还有阿历克斯。。。他们腿快，迟早会远远跑在前面，所以每次早上离开，他们都会问我是否会跟上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们就一阵高兴。没想到一顿牛排让我失去了他们。这几天的伙伴年纪比较大，三张老 K 54 岁，亚特兰大人，做广告公司的，开朗，热情，能言善辩但心底善良。昨天的室友德富，外号行走的幽灵，乐于助人，但总是心思重重。昨天餐馆吃饭，我恨不得吃双份，他只吃了半份不到，昨晚他睡不好，半夜起来，早上向我道歉，说担心打扰我。其实我睡得死死的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他这种状态，我担心他走不下来。其实大家都在努力，在坚持。走不下来撤退，大家也不会觉得很丢脸，只会为撤退者感到遗憾。毕竟走 AT 的人百分之 90 都会因各种原因退出。即使坚持到最后的，也谈不上是胜利者，只是完成各自的心愿而已。

他们 4 点不到，在一个山脚下扎营。我看看时间还早，水也足够，于是决定再赶一程，到前面扎营。就这么跟他们告别了。以后路上，多半不容易再见到。临离别，三张老 K 对我说，他以后不敢再叫我老狐狸了，得叫我公牛 (Ox)，说走起路来像 bull 一样勇猛直前。我大笑，希望能一直笑到最后。

年轻时爱读有点玄的东西，比如五灯会元，景德传灯录之类的书。一直记得和喜爱其中的一句偈语：云在青天水在瓿。地上一瓿清水，天上一朵白云，云偶然映照在水中，这就是缘，云舒云卷，再也不会回来，清水依然在瓿中地上。人生缘分，亦皆如此。AT 路上，不断认识新朋友，然后不断分手。相逢是缘，分手亦是缘，云在青天水在瓿。

